

中國古代音樂故事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

79
1

中国古代音乐故事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插图：周小筠

中国古代音乐故事

*
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翠微路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76千文字 4.25印张

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35册

书号：8026·4201 定价：0.46元

目 录

一、小忽雷	陈长慧	李映明 (1)
二、黄帝造鼓	陈长慧	李映明 (14)
三、箜篌恨	陈长慧	林 碧 (27)
四、四面楚歌	陈长慧	林 碧 (45)
五、红红记谱	陈长慧	李映明 (66)
六、琵琶高手	陈长慧	林 碧 (79)
七、吹箫引凤	陈长慧	李映明 (96)
八、凤求凰	陈长慧	林 碧 (114)

一、小忽雷

故事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(公元八三五年)。

“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帝王家。”

巍峨的长安城东北角有一座唐代帝王经管了二百余年、号称“东内”的大明宫。这大明宫琼楼玉宇，殿阁重重，千门万户，金碧辉煌，真是“人间仙苑”。

一个仲夏的傍晚，太液池畔杨柳依依，芙蕖盛开，香飘十里，熏人欲醉。

一群美貌如花的宫女抱着笙、箫、笛、鼓、胡琴、琵琶、方响、筚篥等诸般乐器说说笑笑地沿着一带画廊向太液池畔迤逦而来，她们是找郑中丞(中丞：官女中的官)学艺来的。

这郑中丞熟读经史、能诗善画、精通音乐，一床乐器(指各种乐器)她样样拿得起来，其中最擅长胡琴和琵琶。她不但技艺超群而且为人和气，宫女们对她非常爱戴，纷纷拜她为师，向她学习弹奏乐器。

郑中丞住在太液池畔一处小巧玲珑的别馆里，这里挂的匾额是“水云居”。这群宫女来到门前只见珠帘高卷，房

中阒无一人。

郑中丞在哪儿呢？

原来她正独坐在太液池边那雕刻着螭头的大青石台阶上临流暗泣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只绣罗香囊。

这只香囊是她的好友，服侍王德妃的宫女倩倩临死前留给她的纪念品。半月以前，太子的母亲王德妃被谗失宠，自缢而死。事后，文宗皇帝大发雷霆，下令将服侍王德妃的宫女们全部赐死陪葬。就这样，一大群活泼美丽的宫女竟被活活地勒死了。倩倩临死前把这只香囊悄悄地塞给御茶房的小黄门，托他带给郑中丞，并带个口信说：希望郑中丞有机会时照顾照顾她的母亲。

唉，这真是痴人说梦啊！可怜的倩倩临危前吓昏了头，只能这样表达她唯一的心愿罢了。纵使两肋生翼，她们也飞不出这高高的宫墙，她们今生今世休想再见到亲生父母和家乡故园了。“粉黛三千”，唐宫里美貌出众的宫女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女中佼佼者。想当年，她们在父母身边哪个不是爹娘的掌上明珠？自从皇帝采选宫女的一纸诏书把她们从父母身边抢过来锁进深宫，她们就象一只只被关进金丝笼的小鸟，从此失去了自由。

她们战战兢兢地守着“宫规”，多一句话不敢说，多一步路不敢走，羔羊般供驱使、任宰割。她们中有的做些浆、洗、织、缝、绣等诸般杂役，那些服侍君王、妃嫔的宫女们更是提心吊胆，不知哪一时哪一刻横祸飞来便有性命之忧。常言说：“伴君如伴虎”，喜怒无常的君王处死个小宫

女就象踩死一只小蚂蚁一样毫不介意。那一回，一个小宫女失手摔碎了一只七宝琉璃碗，就被皇帝下令砍掉双手，可怜她不吃不喝在冷宫里痛得长号了三天三夜，终于活活地痛死了……唉，可怜的宫女们实是囚禁在九重宫阙里的一群地地道道的女奴隶啊。

郑中丞正在悲叹间，听得她的弟子们找她，便急忙拭干了眼泪，将那只绣罗香囊系在腰间，拂开浓密的柳条，强装着笑脸从太湖石后边迎了出来。

于是，“水云居”前的画廊上又照例开始了仲夏夜的音乐会。这些宫女们在郑中丞的指点下一个个转轴拨弦，吹、拉、弹、奏，霎时间叮叮咚咚五音齐鸣。

这乐声飘荡在晚风中传播得很远。苍茫的夜色中，只见“水云居”附近那一幢幢琼楼绮阁纷纷卷起了水晶帘、珍珠箔，画廊上、雕栏前遍是影影绰绰的美人儿的倩影。池边、柳下、太湖石上涌来了越来越多的纳凉的人群。她们摇着轻罗小扇，一边听着一边翘首望着，她们在等待什么呢？

合奏完毕之后，传来一阵琵琶声，起初似是信手弹来，但到后来越弹越快，那声音仿佛春天园中小鸟欢快的啁啾，清脆婉转、动人心弦。正当人们听得入迷，那群鸟儿忽然停止了啼叫，这时候四下里鸦雀无声，连根针掉到地下都能听得见响声。人们都屏住了气悄悄地等待着。忽然，琵琶声又响了，这调子婉转悠扬彷彿山间涌出了一股清泉，涓涓的细流渐渐地汇入长河，又随着滚滚浪涛一泻千里地

奔入大海。这乐声勾起人们脑海中最美妙的回忆，那消逝了的、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刹那，使人心潮起伏、思绪万端。这乐声使她们蓦地想起了关山万里的家园，那密林中的小溪清流、溪上的石桥，浣纱女伴们无忧无虑的歌声笑语。想起了慈母的眼泪，那临上官车时肝肠寸断的拥抱和爱抚……。

啊，这如怨如诉的琵琶声声好象在向亲人倾吐自己的思念，又象在悲叹自己任人宰割的命运。琵琶声声，声声琵琶，弦弦声声都打入听众的心坎，在那里流连一圈，又带着她们心头更多的激情喷涌而出。

宫女们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，泪珠儿簌簌地落下来湿透衣襟，直到琵琶声停歇了许久她们还在唏嘘不已，掩面饮泣。她们久久地徘徊在“水云居”附近舍不得离开。等她们好不容易稳住心神想上前和郑中丞搭话时，却见“水云居”双扉紧闭，只有那衔环的铜兽头在暗淡的月色下发出清冷的光。

一天，文宗皇帝在紫宸宫大宴群臣，特地宣郑中丞上殿奏琵琶。

这郑中丞淡妆素服坐在殿前指法娴熟，引人入胜地奏了一曲“陌上桑”，一时间殿上的百官殿下的侍卫全听得入神，一曲奏罢殿上殿下一片交口称赞声啧啧不绝。文宗皇帝心里喜欢，笑着问那些教坊、梨园的乐工们：“朕的这位宫人比尔等技艺如何？”那些乐工们伏在地下由衷羡慕地说：“中丞指法高明，臣等望尘莫及。”

文宗皇帝心里得意，就吩咐内侍将西夏国最近进贡的琵琶——“小忽雷”赐给了郑中丞。

原来，这西夏国共进贡了一大一小两把琵琶，俱是异材良工罕见的上等乐器。大的叫大忽雷，小的叫小忽雷。

这小忽雷以蛇皮做槽，上面鳞介俱全。用象牙做拨，奏起来声音清越宏亮。郑中丞得到这把名贵的“小忽雷”，演奏起来更加得心应手，演奏的效果也更加动人。她如获至宝，珍爱异常。

从此，文宗皇帝对郑中丞更加赏识，三天两头宣她去弹奏琵琶，而且每次弹奏之后赏赐的东西也很多，锦缎、珠宝、稀奇玩物等连接不断地赏赐下来。郑中丞对这些东西并不在意，私下里都分给了她的弟子们。有人劝她把这些珍宝献给宫中掌权的宦官们，以博取这些人的欢心，谁知她双眉一挑，理也不理。

这郑中丞为人孤傲不俗。她对待宫女们和蔼可亲，在皇帝面前却从来不露笑脸。每逢她奉旨到御前演奏总是离得远远地低首敛眉专心地弹奏，演奏完毕便恭谨庄重的一旁侍立，丝毫没有献媚取宠的意思，因此皇帝对她也颇为敬重。

一天，郑中丞正在弹奏琵琶，忽然一声响动，那小忽雷的匙头(乐器的一个部件)脱落了，于是她便叫一个小内侍悄悄送到崇仁坊南赵家去修理。

这崇仁坊就在大明宫南边不远，是长安城里一条乐器街，全城的乐器行、乐器作坊都集中于此。其中南赵、北

赵原是弟兄俩开设的乐器作坊，他家祖传好几代制造乐器，手艺精妙、声誉很高。

这小内侍将琵琶送到南赵家，带回一枚葫芦形的小铜牌，说是三天后凭此牌去取，郑中丞点了点头顺手将铜牌放进腰上系的那只绣罗香囊内。

这时，忽然有两个小内侍疾步赶来宣召郑中丞，说是皇帝在含凉殿赏荷，特命她去弹琵琶。

趁手的乐器坏了，真叫人为难，郑中丞只得匆匆随手抱起一面琵琶跟着那两个小内侍去了。

且说中书省（朝廷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关）有个小吏叫梁厚本，他的妻子新近去世，他料理丧事完毕就请假离开长安，住到昭应县（今临潼县，当初是长安近郊）西北的别墅里消夏。这别墅是座小小的庄园，就在风景如画的渭水河边。

这天拂晓，天边刚泛起鱼肚白色，梁厚本就带着两名家僮出了庄园后门到河边去垂钓。这里恰是一处河湾，河水清澈，水势平缓，河面上笼罩着浓重的白雾，树林中、草丛上挂满了亮晶晶的露珠。那清凉凉的、潮湿的空气里飘荡着甜丝丝的清香。

梁厚本穿件肥大的白绗麻袍子，脚下蹬着高高的棠木履，他在岸边散了一回步便坐在一棵歪脖柳树下。这里地势略高，河床倾斜，碧绿清澈的渭水河仿佛一匹铺开的、轻柔无比的绿绸子在他脚下悠悠地流淌着。

家僮们挂好鱼饵，梁厚本接过来将钓竿高高一甩，那

钓丝便垂进河心，鱼漂儿竖在水面纹丝不动，仿佛冻结住了似的。树上的鸟儿被吵醒了，它们啁啾了两声，从浓密的枝条里钻出来展翅飞走了。草丛里几只小青蛙“呱儿，呱儿”地叫着纵身跃起，扑通扑通地跳进水中，河面上顿时激起了一簇簇的水花，荡开了一圈圈大大小小的涟漪。

这一来，游鱼也被吓跑了。梁厚本静坐了好久也没有鱼儿咬钩，他站起身来拍打拍打，又沿着河岸向上游头走去。两个僮儿扛着钓竿，提着小桶儿在前边带路。他们一边轻声地打着口哨儿，一边连蹦带跳、东张西望，他们迈过矮矮的灌木丛，拂开纷纷下垂的柳条儿，忙着挑一处垂钓的好地方。

忽然，一个僮儿惊叫了一声：“哟，那是什么？”紧跟着另一个僮儿也高声嚷道：“老爷，快来看啊！”

梁厚本紧走几步，站在河岸边手搭凉棚向西望去，晨光曦微之中，只见河流拐弯处的芦苇丛中漂着一捆东西。这东西大约有五六尺长上面还裹着一幅五彩斑斓的锦绮。

梁厚本心里暗暗奇怪，就吩咐僮儿们下水打捞。主仆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捆东西又推又拉的拖上了河岸，放在一块干燥的地方。

他们先动手去解那幅锦绮，锦绮还没有湿透，算来下水的时间还不长。待他们七手八脚解下那锦绮再看时，梁厚本不禁一愣，那两个僮儿也转过身去连连啐了两口，一边直叫晦气。原来锦绮包裹着的是一具小巧精致的朱漆棺材，定睛再看那棺盖上稀稀疏疏的钉着几枚钉子，显得很

是草率和仓促。

梁厚本略一沉吟便吩咐那个年长些的僮儿奔回庄去悄悄取来斧凿，他自己又拾起那堆锦绮凑到亮处细细地看。只见这幅锦绮是大红缎底子上用五彩丝线夹着金线、银线、孔雀毛线等织成“丹凤朝阳”的图案，周边还有水波、云纹烘托着，极为精致、名贵。梁厚本认得这是蜀地专为皇宫织造的御用之物叫“明霞锦”。看清了这件东西，他由不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显然，这棺木是从上游头顺流而下的，恰巧在这河湾处的芦苇丛中搁了浅。这渭水绕过长安城，与大明宫的水源相通，那潺潺的御沟水就汇入了渭水河。看来，这棺木的来历可不小，很可能关连着一桩宫廷秘闻。啊！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千万不要管它，这可是个肇事的祸端。

梁厚本倒背着手在岸边踱来踱去，满腹的疑团不能解释，他是谁？为什么死而不葬抛于河中？唉，这个人的遭遇可谓悲惨已极。嗯，好在这里僻静无人，且打开来看一看然后埋葬了吧。

功夫不大，那家僮便飞跑着拿来了斧凿。主仆三人便一齐下手开棺，那棺木原本钉得马虎，哪消几下棺盖便撬开了。梁厚本小心翼翼地掀开一层锦衾，就见里面躺着一个服饰华丽、宫妆打扮的美丽女郎。只见她面色如生，钗横鬓乱，脖颈上缠着一条长长的黄罗绣花领巾。她安详的躺着，好象熟睡着一般。拉一拉她的手臂，那手臂软软的并不僵硬。

梁厚本见此光景心中便明白了几分。他上前去替她解开了那条缠脖的罗巾，伸手摸一摸她的口鼻，口鼻间居然还有那么一口气，游丝般若有若无，极其细微。再摸一摸她的胸间，那心口还热乎乎的。

主仆三人屏住了气息，围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只看那女郎的鼻翼仿佛在开始微微地翕动了。

梁厚本见棺中女郎如此情景，料来有救，他低头略一思忖就命令两个僮儿将女郎抬出来先放在那幅锦绮上面，然后主仆三人一齐动手搬来些大大小小的石头装进空棺，抛入河中，让它沉入河底。这一切很快地料理完毕，主仆三人就用这幅锦绮兜着女郎悄悄地抬进了庄园后门。

这时，太阳才刚刚露脸，水面被朝霞染成了胭脂色。远处山寺的晨钟响了，咣咣的钟声飘荡在河面上显得又宏亮又悦耳。

梁厚本把这女郎安置在后园里一座小楼上，这小楼只有小小的两楹，但是布置得雅洁清幽，是他平常读书静养的地方，家里闲杂人等轻易不到这里来。

梁厚本先吩咐煮一碗独参汤来，又把他的老乳母叫上来服侍。他看着老乳母一匙一匙给女郎喂了小半碗参汤，这才放心地走下楼来。

这女郎在梁厚本和老乳母的精心护理下很快转危为安，三天以后她就恢复了知觉，由于颈伤严重，十多天以后她才能慢慢地说话了。

老乳母见女郎能够说话了，便絮絮地问这问那打听女

郎的来历。梁厚本在一旁连忙拦阻，正色吩咐说：“姑娘养病要紧，不要随便盘问她，你们小心侍候就是了。”

那女郎躺在床上虽然口不能言，但是两眼含泪似乎很受感动。

这样又过了十几天，那女郎已经能下床散步。这天，她见梁厚本上楼来探望，便很恭敬地迎上来向他拜谢救命之恩。

原来这女郎正是郑中丞。

她为什么被用罗巾缢死又抛尸河上呢？

前面说过，这郑中丞才艺过人，性格又孤傲清高，遭到宫廷里一些奸佞小人的妒嫉，他们对郑中丞十分憎嫌，想方设法中伤、陷害她。

这天，郑中丞奉命来到含凉殿为皇上奏琵琶。

这含凉殿在大明宫最后面，是专供皇帝纳凉避暑的地方。室内和殿宇四周有水力转动的风扇，四檐装有引水的管子把水引上屋檐，那不停转动的风扇把水激成水雾吹进殿内。这里四檐水声哗哗，风声呼呼，满室沁凉，就象置身在水帘洞中（含凉殿机制的巧密充分显示出唐代工匠高超的技艺）。

文宗皇帝坐在紫檀镶大理石心的榻上，手把着一只梧桐叶满脸的愠色。

他一见郑中丞上殿来，便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朕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不忠心报君，反生离叛之心？”说着他将那片梧桐叶一甩手扔了下来。

原来这天在御沟中发现了一片题诗的桐叶，诗中流露出怀念故园、渴望飞出宫墙过自由生活的愿望。这时就有人出来诬告说郑中丞经常在御沟前徘徊嗟叹，梧桐叶上的字迹也象是她的笔迹。旁边又有人添油加醋，说什么郑中丞总是郁郁寡欢，见了皇上都不曲意承欢，皇上赏赐的东西她也不珍重，拿来就分给了小宫娥们……，这就是对皇上的不忠。

文宗皇帝越听越怒，哪容郑中丞再张口，他挥了挥手说：“这不忠心的奴才，要她何用？”

皇帝的话刚出唇，那大宦官仇士良便沉着嗓子叫了声：“来人哪，拉出去吧。”

就这样，郑中丞先是被囚禁在永巷，当天夜里又被下令勒死，那执刑的小黄门经常听郑中丞的演奏，又可怜她负屈含冤手下得不重，竟使她留下了一条活命。那幅锦绮原是皇帝赐给她的，她又转赠给了弟子，大约她死后弟子们为了悼念她，特用这幅名贵的锦绮来裹棺。

梁厚本早就猜出这女郎来历不凡，听说她是含冤被害的，心里非常同情。但是，这郑中丞是被皇帝赐死的，按照当时的法律：“君叫臣死，臣不敢不死。”既然皇帝已将她处死，那她就非死不可，如果谁敢救她，也就跟她一样犯了欺君的死罪，这梁厚本做了多年中书省官吏哪能不懂其中的厉害？

郑中丞见梁厚本沉吟不语，便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先生救了我，我决不能拖累您，我的生死听凭您安排。”

梁厚本闻言呵呵地笑了，他说：“现在奸佞当道、朝政腐败，好人冤死的太多了。你放心，我既然救了你，我就不怕受牵连，我是在想怎么办才妥当。”

后来，这梁厚本写了辞职书告病归田，不再到中书省当差。他把长安的家收拾收拾搬到了乡下，多余的佣人也辞退了，竟隐居在乡下过起田园生活来。好在那时的妇女从来不出大门，这郑中丞悄悄住在后园，外人竟也不知道。

过了许久，这件事渐渐淡下来了，郑中丞感激梁厚本仗义相救，又佩服他为人正直，有学问。经老乳母为媒，就嫁给了梁厚本，二人结婚后情意相投，日子过得很快福。

这梁家书斋里也挂着一把琵琶，郑中丞闲来无事经常弹拨弹拨，但她每次弹奏完毕之后总要叹口气提起她那把“小忽雷”。一次，她找出香囊中那枚小葫芦铜牌来递给梁厚本看。唉，看也是白看，即使明知那小忽雷就在南赵家，谁又敢去取呢？

这一年的十一月，长安城忽然大乱起来，原来是官僚集团和掌权的大宦官之间争权夺利，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“甘露之变”。在这次政治拼搏中，掌握着神策军的大宦官仇士良挟持文宗皇帝获得胜利，他不但杀了他的一大批政敌，而且广事株连，大加搜捕。长安城的老百姓关门闭户，四出逃避，京城里人心惶惶一片恐怖。

这梁厚本安居乡下倒还无事。这一天，他见郑中丞又

提起了小忽雷，心里忽然一动，便向郑中丞要过铜牌来，吩咐一名精干的老仆带着铜牌和一笔重金前去长安办事。

这老仆上午进城，黄昏时分便兴匆匆地回到了庄园。

梁厚本挟着一只锦囊笑吟吟地走上小楼，这郑中丞接过来打开一看，马上高兴得眉开眼笑，原来正是那把名贵的“小忽雷”。这梁厚本趁着时局混乱，命老仆花了一大笔钱将这琵琶从南赵家赎回。物归其主，精良的乐器又回到了高明琵琶手的怀中，梁厚本夫妻十分高兴。后来，这一对夫妻怕日久天长走漏风声，便悄悄地移居远方，从此下落不明。可惜的是郑中丞的高超技艺也随之没没无闻了。唉，在那黑暗的封建社会，郑中丞的生命尚且没有保障，艺术也就更不用提了。

